

「琉璃城」

杀人事件
巨 北山猛邦 著 何奕欣 译

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

北山猛邦

きたやまたけくに

新平堂
PDG

「巨」北山猛邦 著
何奕欣 译

「琉璃城」杀人事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RURI JOU SATSUJIN JIKEN》

© Takekuni Kitayama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9-223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城”杀人事件 / (日) 北山猛邦著 ; 何奕欣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3
(日本推理名作选)
ISBN 978-7-5463-22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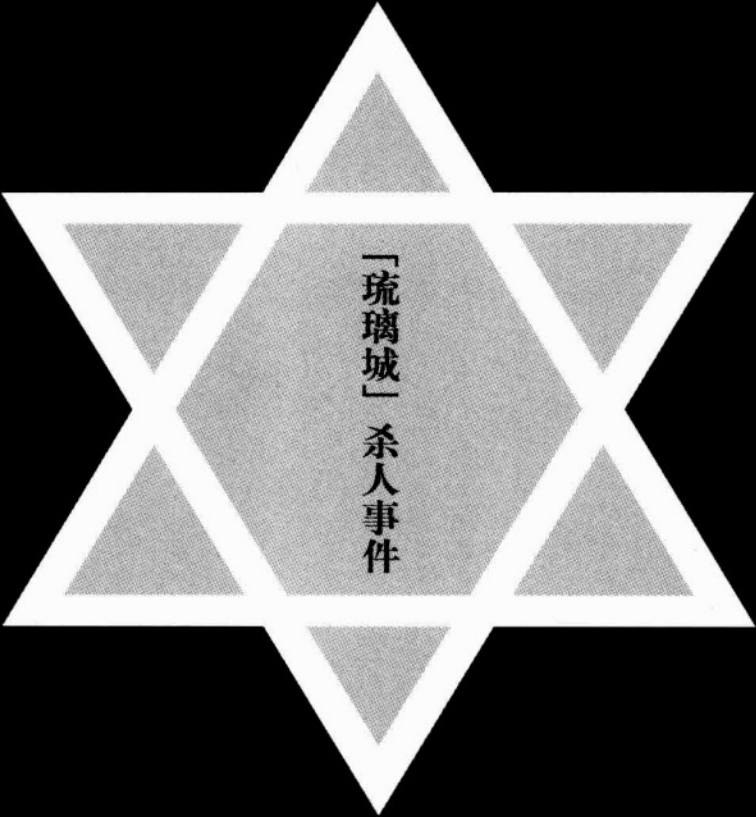
I. ①琉… II. ①北… ②何… III. ①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3983号

书 名： “琉璃城”杀人事件
著 者： [日]北山猛邦
译 者： 何奕欣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装帧设计： 未 氓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2228-5
定 价： 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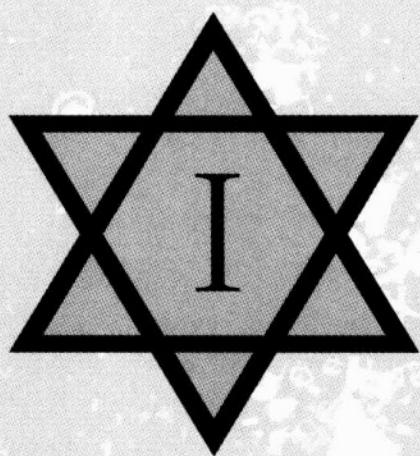
きたやまたけくに



「琉璃城」殺人事件

北山猛邦





“天堂里也会有月亮吗？”

“有呀。”

“骗人，”君代咬着下唇，摇了摇头，“明明没看到过！”

“这是不需要用眼睛去确认的。”

“说什么有月亮，不可能的。”

君代执拗地喃喃着，拿起了图书馆前台的黑色印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印戳上的数字说明着今天的日期。

“天堂里面呀，什么都有。”

图书管理员雾冷拿过印戳，在君代的图书卡上落下了表示日期的八个黑色数字。君代将之接过，待数字上的墨迹变干，便把它夹进了书内。

“看样子，似乎会下雪呢。”

“我……忘记带伞了。”

君代轻叹。

窗外是灰色而低沉的天空，昏暗得让人难以相信此时竟是白天。大概是不时有风刮过的缘故吧，木制的窗框咔嗒咔嗒地响着。窗玻璃亦微微地抖动着。君代看着玻璃中的身影，那是一个憔悴而又忧郁的女孩。

君代捧起了身边的背包，跟雾冷挥手作别，随即向阅览室走去。离开前台，沿着走廊走一小会儿，左侧便是阅览室的门了。那是一扇略显陈旧的滑动式门，每次移动滑轨上的门板，都会发出极响的噪音，响得足以让人捂住耳朵。然而，没有人会因为这回荡在阅览室中的强大噪音而不悦。这里的人都了解这扇门的特性，不了解它的人，不会成为这里的顾客。

财团法人“知识之会”私立图书馆——这座位处日本最北端的大型图书馆，几乎从未被人以本名称呼过，而是称做“最尽头的图书馆”。因财团法人的办公地点位于远离都市的郊外，所以图书馆建在了不临街市、交通不便的地方。全赖这一原因，就连知道“最尽头的图书馆”的存在者都是凤毛麟角。虽说财团法人最近又对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装潢改造，但毕竟图书馆原本就挺冷清，所以利用者并未因此增加。之所以被叫做“最尽头的图书馆”，没准正因这里偏僻的地理位置和了无生机的静寂吧。

君代尽量悄悄拉开了门，走进阅览室内。昏暗的空间。她打开了灯，日光灯那苍白的光辉里，浮现出几张长桌。桌子也好、椅子也罢，目之所及，尽是一些棱角分明、又冷又硬的摆设——冷冰冰、硬邦邦的表面，坐在上面无疑是受罪。然而，君代早就习惯了这一切，她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坐上几个小时。眼下，这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在正中央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阅览室不算大，单就看书而言，这大小恰好合适，但未免有些冷。君代把苍白的手指缩进衣袖，翻开了书。那是一个以西方民间传说为蓝本的故事。看装订，原本似是红色天鹅绒质地的封皮，目前只剩下一片灰褐，让人联想到寸草不生的沙漠。

君代翻开书页，目光随着文字上下游走。忽然，伴着一阵巨响，阅览室的门被拉开了。仿佛是哪里的某个东西炸碎了般，极其粗暴的开门声，直让人觉得头痛——开门的一定是个不了解这扇门的家伙。君代抬首，看了一眼那初来乍到的家伙——一个披着黑色短风衣的年轻男子。年纪是二十五岁上下吧？君代漠然地想着。那年轻男子皱着眉头，表情复杂地一瞥君代，又慢慢转身将阅览室环视一遍，最后把视线再度投向君代。被陌生人注视着的君代怯怯缩拢了双肩，她决定假装没看见那道直戳头皮的目光。然而，陌生男子没有领悟这保持距离的暗示，缓缓向她走了过来。

“你好。”

他向君代打了个招呼，似乎不太开心。

君代只好说了一句“你好”。

“我寻觅你很久了。很久，很久。”

“寻觅我？”

“嗯。寻觅你。”

“我根本不认识你。”

“没关系。我猜到多半会是这样。”

陌生男子说着，仿佛凝望远方般地看着前方空荡荡的白墙。那白墙上随处可见灰粉剥落，除此一无所有，而他却凝眸得像是面对着一个屏幕——大概，他是心有所思吧。无论如何，君代不知道这突然现身她面前的陌生男人究竟看着什么。

“我的名字是树徒。说得确切些，我目前的名字是树徒。”他嗓音十分低沉，“你相信轮回吗？不过，事到如今，信不信早就不再重要了。我们两个都不知邂逅多少次了。在这个世

界上，我们无止境地重复着轮回转世，而且注定不期而遇。上一次，我们是在东京相遇的；我们还曾在德法边境相遇；也许，我们还曾在纽约相遇；说不定还有维也纳……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图书馆里相遇了。”

“哦，是这样啊。”君代有些烦了，“真是没创意的做法。想跟我搭讪的话，简单打个招呼就好。拜托，别拿我来消遣了。”

说着，君代挥起了手。这鲁莽的男人简直让她怒从心头起。不知何故，她甚至觉得这家伙简直不可原谅。然而，那只抬起的手此刻却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无奈之下，她只好把手收回，重新放到膝头，双手习惯性地缠起了手指。

树徒用修长的手指抚摸着黑色短外套的领子，纤细的动作让他显得很是平静。

“不论哪个时候，你总是这样说——真是没创意的做法。但我不是怀着轻佻之念来跟你搭讪的，更不是要诱拐你才刻意接近你。我们原就相识。也罢，你不相信这些也没关系，只有一点——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创意的台词，我也必须事先说明——我们两人会经历无数次的轮回。永远。永远！”

“什么轮回……”

“你觉得不可能？”

“人一旦死了，就只会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里永远沉睡。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无论你再怎样祈祷，天堂都不会出现，更遑论所谓的轮回转世了。这些美好的寄托，只是宗教用来哄骗信徒的谎言罢了。”

“就算你不信，我也必须告诉你我们背负的轮回转世的宿命。”

我们两个经历了轮回转世，来到一九八九年的这个图书馆里——也许，你会觉得听不下去，但请务必让我把话讲完。此时此地，我们重逢了。虽然这次重逢并未被那个名唤‘命运’的时刻表记载下来——其原因是，我们就算完全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亦迟早会在某处相遇。而后，我们会互相残杀。我们不断轮回转世，不断相互残杀——你听明白了吗？每一次轮回，我们两个中都会有一个被另一个杀死，这是我们身上烙印的诅咒。最后，不是你杀死我，就是我杀死你。等待着我们的，是无法逃避的残酷未来。”

树徒的眼神如此认真，仿佛他所说的一切都不容置疑。但以君代看来，这些只是他精湛的演技。她甚至觉得他的态度非常可疑。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她忽然觉得包括这“最尽头的图书馆”，一切都像是一个织满了谎言的舞台布景。她重新打量了阅览室的门。那门之所以会发出烦人的噪音，没准正因这是一套仓促完工、粗制滥造的舞台布景之故。不，是因老旧不堪才会发出这般大的响动的吧，该是时间的痕迹才对。可是，究竟是门的哪个部位发生了怎样的擦碰才会有如此巨响呢？君代茫然了。她使劲摇了摇头。

“好，我明白了，我经历了轮回转世，你也经历了轮回转世。这总可以了吧？”

“而且，我们两个迟早会有一个被另一个杀死。”

“一个被另一个杀死……”君代将树徒的话怔怔重复了一遍，“真傻。真够傻的。”

“确实够傻的。”

树徒苦笑着回应。

“可是，就算我相信这前提，你说的故事也是有漏洞的。”

“哪里不对？”

“比如说，为何只有你一个人保留了转世前的记忆呢？”

“我不知道。但也不是全无头绪……”

“休想蒙混过关，”君代眯着眼睛笑道，“还有更致命的漏洞噢。为何你会知道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的转世？虽然你可能认识转世前的我，但我经历了轮回，对吧？我的嗓音、样貌都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住处亦该和从前毫无瓜葛，对吧？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我，对前世发生的事根本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那么，你又是如何判断出我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人——也就是我的前世——的转世呢？”

“在我以树徒这个身份降生到这世上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世界再次回归宿命的瞬间，看到了你转世后的样子。”

“你看到了我的样子？”

“嗯。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找你。就算名字变了，样貌变了，轮回转世后一切都变了，但你还是你，我也还是我。然而，我却用这双手杀死了你——我想要结束这一切，结束这荒诞的噩梦。希望你理解我！我不想杀死你。所以……所以我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这个人称‘最尽头的图书馆’之地。”

“呵呵，难道你以为我想被你这种人杀死？”

君代忽发觉她方才说的话真是非常冷酷。树徒垂下了头，表情凝重。两人间的空气迅速凝固，她下意识地低头，树徒的影子占据了她的视线，孤寂正如她每次独自走进空无一人的阅览室时一样。

“能允许我问个问题吗？”君代轻声地打破了沉默，

“我……是谁？”

“你曾经是东京一所艺术大学的学生。那是一九七一年的事了。跟现在的你不一样，那时的你依然保留着前世的记忆。所以那时候的我们相对而言几乎是迅速重逢。我们在同一所大学念书。你是我的学妹。你画得一手好画，真的，画得美极了。你还总是嘲笑我的画，呵呵。我是器乐专业的，当然不擅长画画了。不过，我会弹钢琴，你总是夸我弹得好呢。”

“果然，我是个坏心眼的小孩吧？”

“嗯。”树徒盯着地板，淡淡一笑，“虽然坏坏的，但确实挺美。”

“然而，你却杀了我。”

“嗯，我杀了你。”

“为何只有我——只有我失去了前世的记忆？”

“当时，我们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切断这荒诞而无休止的轮回。我想我们甚至成功了一半，但中途又失败了。所以你才会失去了前世的记忆。”

“从我记忆消逝的那个点开始，无休止的轮回就被切断了，不是吗？如果你没有像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话，一切不都进行得很顺利吗？”

“不对。我们就算不在此刻重逢，悲剧也必定会在某个时刻发生——或者是我，或者是你的某个转世，必定会杀死对方。这就是自‘六个无头骑士’的年代开始延续下来的诅咒。前世的你我试图逃离这残酷的诅咒，但功败垂成。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你才失去了前世的记忆，一无所知地转世成了现在的君代。”

“虽然不太想问，但所谓‘六个无头骑士’具体是指？”

“那是十三世纪法兰西王国的一个传说，”说着，树徒瞅了瞅腕上的手表，“关于这传说和其他的事，我迟早会再跟你讲的。我叫了出租车，该走了。想不到出租车连世界的尽头都会光顾呢。”

“别呀。你认为我们还会再见吗？”

君代浅笑着挖苦道。

“一定会再见的。”

树徒只丢下这句话，便从容走出阅览室。大概是见识到了那扇门的威力之故，他离开的时候安静而谦恭。树徒走后，一如往常的寂静再次扑面而来。“最尽头的图书馆”果然就是孤立于此世界尽头的最可悲的建筑。君代暗暗心想。她环视着整个房间——一无是处的空墙，窗子开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黑漆漆的窗帘遮住玻璃，使里面的人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君代无意识地面对着窗户，不经意间竟在窗帘的缝隙中看到了一张苍白的少女的脸。她倒抽一口冷气，发出了一声细小的悲鸣。再向缝隙中望去，少女的身影已然不见了。一定是自己恍惚中看错眼了吧，君代在心中安慰自己。这里是世界的尽头。窗子的对面什么都不会有。有的只是阴霾一般笼罩着大地的虚无。对了——说不定快要下雪了吧。雾冷先生也说过，可能会下雪。她站起身，把书放进了包里。今天看来是没办法继续专心看书了。

君代离开阅览室，走向了图书馆前台。雾冷依然待在前台。他把腿架在前台的桌面上，正在看着一本科学杂志。看到君代走来，他的脸上就出现了笑容。他向她招手。

“来得正好。这个你得听听。”

“什么？”

“蝙蝠这种动物呀，仅仅凭借声音，就能够把握四周立体的空间、复杂的环境呢。”

“就算是人类，也可以判断出声音是从哪个方位传过来的呀。哎，先别说这个了，是不是下雪了？”

“自己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你喜欢雪吗？”

“喜欢。”

“那么，这位小姐，请拿伞。”

说着，雾冷从前台下方的柜子里取出了一把伞。

“雾冷先生，你相信有轮回转世吗？”

“相信吧。不，应该说我想要相信。我可是很诚实的噢。”

“轮回转世这种事，难道真的可能发生吗？”

“你知道吗，据说这世上真的有带着前世的记忆降生的小孩呢。有的人认识自己根本不可能学习过的语言和文字，有的人可以如实地描述出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的风景。比如说，有一位前世是某个日本士兵的女子，她的性格也比较男性化，甚至还保留着前世被机关枪射杀的记忆呢。”

“这话当真？”

“就这话而言自然是真的。但话说回来，我实在很难想象轮回转世这种现象真的存在。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现实吧。”

“可是，雾冷先生不是相信存在轮回转世吗？”

“嗯。因为轮回转世现象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与科学也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据说，继承了痣呀伤痕呀这些前世的身体特征而转世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呢。”

“真不可思议，”君代歪着头，若有所思道，“为何会发生轮回转世这种事呢？”

“曾经有一位美国学者试图把轮回转世现象的真相解释为‘证人的欺瞒’，又或‘潜在记忆’（或者说是所谓的遗传记忆）之类东西。确实，成千上万的转世案例中，一定存在着虚假和欺瞒，也多少会存在本人意识不到的潜在记忆作祟的情况。但对遗传记忆这一假设，我不得不说委实没用。因为人类的记忆并非保存在遗传基因里面，而是留存在脑神经里。就算将遗传基因提取出来，移植到另一个生命体里，记忆亦不会随之移转。同样，哪怕是拥有我们遗传基因的子孙都不会继承我们的记忆。人之为人的记忆，只会从一而终，在一个人的生前和死后都没有任何的延续。要说孤独的话倒也真是孤独。仅此一次的人生。所以人们才会祈祷着能够经历轮回转世，再次为人。”

“我呢，就算是不能轮回转世也无所谓。只要有这一次的人生就可以了。”

“坚强的小孩。”

雾冷撑开双手，把腿从桌子上放了下来。

君代一动不动地盯着雾冷的眼睛，然而没一会儿就忍不住勾起嘴角笑了出来。

君代的视丘下部^①被诊断出长了一颗肿瘤，医生说她少则半年，最多也就只能再活一年了。因为发现得太晚，而且从肿瘤扩散的规模来看，无法实施手术，所以就算她明天忽然死了都不是

^① 人脑靠近底部有名曰“视丘下部”之处，以感温神经和血液来感知人体温度，继而向大脑发送指令，自动调整人体温度。